

看你往哪儿跑

WHERE CAN YOU GO
AUTHOR HAI FEI

海 飞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蝴蝶	1
私奔	29
医院	52
干掉杜民	80
到处都是骨头	103
看你往哪儿跑	130
赵邦和马在一起	162
像老子一样生活	198

蝴蝶

我叫茯苓。我喜欢黑夜。

现在，我站在二楼的走廊上，站在黑漆漆的一堆凌乱的夜里，看到楼下不远处的一盏路灯下，许多飞蛾在淡淡的灯光下游泳。白天的阳光从很远的地方拍打下来，侵入我黑夜之中的视网膜，让我渐渐看不到远处的景物，只看到一片刺眼的白光。现在，自行车密集的铃声响了起来，还有小贩的叫卖声，这些声音网一样罩下来。我闻到了那个小镇的气味，那是一种泛白的，在阳光翻晒下有些发霉的气味。一座小镇海市蜃楼一般，慢慢地清晰起来，房屋绵密，像一个个孤独的人；地势由低向高，可以看到奋力蹬着自行车的少年，蹬到小镇的高处，再让自行车滑行下来。他们的双手离开车把，把手伸向空中，仿佛托举一些什么，并且发出噢噢的喊叫。我喜欢小镇的清晨，热闹中显着安静。这样的安静被连绵的群山包围着，我们能闻到汹涌的植物的气息。我甚至迷恋地上随意丢弃着的棒冰纸，像蛇蜕或蝉蜕，会随风起舞；迷恋午夜以后安静下来的灯光球场，或者，我只是喜欢那个篮球架的轮廓而已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，这座倾斜的小镇的名字，叫做枫桥。如果我把目光扯回来，我仍然能看到楼下不远处的一盏路灯下，许多飞蛾在淡淡的灯光下游泳。

我叫茯苓。我喜欢黑夜。

壹

茯苓看到甘草在阁楼上文一只蝴蝶。蝴蝶就文在甘草的锁骨以下，左乳以上。甘草的脸上一直盛开着一个很轻的笑容，那枚银色的小针，顺着蓝墨水画好的形状轻轻扎着皮肤。蝴蝶的形状开始变得模糊起来，茯苓不知道，蝴蝶其实会在甘草的皮肤脱去一层轻痂后，长大成蝶。阳光很斜地打进阁楼里，让甘草的裸体变得半明半暗。茯苓分明看到，甘草锁骨下的那只蝴蝶，轻轻地颤动了一下翅膀。茯苓八岁的年龄开始疼痛起来，她一直害怕阳光的光刀，它能把一切事物都切割。

茯苓安静地看着。甘草一直都只给她一个背影。现在这个背影在阳光下斜斜地一分为二。茯苓想起了生母，生母也是这样把半具身体

躺在阳光的二分之一中，手腕上的刀口很醒目，血浆在她身下，像是要把她给浮起来似的。而刀口皮肉外翻着，如同一个孩子鲜嫩的嘴唇，泛着轻微的白色。茯苓在那时候看到了许多的飞蛾，它们在光影里游泳时无声无息。茯苓就一直望着那些飞蛾。她的身子瘦小，藏在了一件宽大的父亲穿过的半旧衬衣里，光着脚板。然后，她看到了甘草，甘草出现的时候，手里捏着一只小巧的巴掌大的包。她穿着一件旗袍，好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匆匆赶来的。那时候茯苓还不知道甘草是会做裁缝的，她只知道，杜仲是爸爸的战友。爸爸被一辆拖拉机轧死的时候，是杜仲来料理后事。现在，杜仲又来了，他带着甘草一起来的。他一言不发，只是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茯苓的头发。

很多年以后，茯苓仍然能记得那一次抚摸。杜仲料理完茯苓妈的后事，茯苓就跟着杜仲和甘草走了。他们乘坐一辆绿皮火车，抵达了枫桥。茯苓看到一座倾斜的小镇时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她甚至想，为什么那些小厂的烟囱，却是不倾斜的。那个阳光稀薄的午后在茯苓的记忆里淡了下去，最后只剩下一幅画。画面中母亲的手伸出来，像一根姿势优美的树枝。手腕上有一个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。母亲像烟一样，涌进那个细小如嘴唇的入口，不见了。接下来，是茯苓在这座小镇的一大段的人生。

茯苓看到甘草留给自己的背影。她的屁股很圆润，腰身很小，像一只花瓶的样子。茯苓想，甘草就是一只会动的陶瓷花瓶。茯苓叫她甘草，叫那个小个子男人杜仲。杜仲眼中露出失望的神情，说，你叫妈，你该叫甘草妈。茯苓笑了，盯着穿旗袍的甘草好久，又叫了一声甘草。甘草说，那就叫甘草吧，挺好的。

在茯苓八岁的记忆里，甘草的乳房是会跳跃的，它们结实而且富有弹性，像是两只比赛着的兔子。茯苓很喜欢这两只兔子。她们一起在卫生间里洗澡的时候，茯苓会突然伸出手来，在甘草的双乳上拍一下，两只乳房不时地颤动，一些水珠滚落下来。茯苓咯咯地笑了。有时候，茯苓会出其不意地一把用嘴噙住甘草红润的乳头。甘草从不拒

绝，甘草会在水气氤氲中，微笑着看着八岁的茯苓。滴血的声音，在她耳畔响了起来，并且渐次清晰。甘草想，茯苓会不会痛的？

把茯苓带回枫桥镇后，杜仲就消失了。他像一枚柔顺的影子，在各个角落飘忽着。他隔一段时间会回来一次，身上弥漫着药材的清香。有时候茯苓会觉得，杜仲就是一棵移动着的草药。更多的时间里，杜仲把茯苓交给甘草。甘草在家里帮人做服装，缝纫机的声音一天到晚响着，如绵密的针脚一般。茯苓就在这样的针脚中，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。镇上有许多女人找甘草做衣服，来得最勤的是一个叫白果的女人。她长得有些高挑，那根长长的脖子，似乎略略和常人异。她经常托着一块布料，娉娉婷婷地行进在镇卫生院到甘草家的路上。她来的时候，总是穿着白大褂。她是一名医生。茯苓搞不懂的是，她既然经常穿的是白大褂，为什么还要来做那么多的衣裳。难道那些衣裳，是用来挂在衣柜里欣赏的？

甘草带着茯苓去棉布店扯布。她们的步子走得很缓慢。仿佛时光会在她们如此慢的步速中，逐渐凝固起来。那条倾斜的大街，一直伸向山上去。甘草一直牵着茯苓的手，这是她突然多出来的一个女儿，甘草其实喜欢这个女儿。这个女儿有着笔挺的人中，而且她的眼睛出奇的大而宁静。甘草和杜仲一直没有怀上孩子，杜仲认为这和他四处做药材生意有关。如果他不走南闯北，一个月之内，肯定怀上。现在，他们不急，他们有了一个现成的女儿，尽管这个女儿不叫他们爸爸妈妈，而是叫他们名字。

甘草和茯苓都看到了慈菇。她的老公金波佬出去采金了，一去就是好几年，连音讯都没有。慈菇正在和一群小姑娘跳牛皮筋。这是一件奇怪的事，她竟然和十来岁的小姑娘一起跳牛皮筋。而且，她的头上扎着两支小辫，小辫在光影之中剧烈地晃动着。她本人就像一只快速运动的毽子，热气在她的头顶升腾。甘草觉得这个女人有一种向上升腾着的力量，仿佛本身就是一蓬水蒸气，或者说，是一棵努力嘶喊着向上生长的白菜。甘草有些羡慕这个女人勃发的青春，甘草觉得，相比而言，自己正在迅速老去。

甘草带着茯苓从棉布店回家的时候，一场微雨跟在她们的脚后跟来了。和微雨一起来的，是一个叫厚朴的邮递员。他很年轻，理着一个板寸头，脸上还长着青春痘。那些青春痘闪着红润的光芒，似乎在兴奋地叽叽叫嚷。厚朴骑着自行车箭一般地窜过来，在甘草面前突然一个急刹。他两条长腿踮着地面，弯腰在书包架中掏信。因为每天骑车，他的车技很好。他笑了，递过一封信来，说甘草，你又有信了。你的信真多。

甘草接过了信。她牵着茯苓的手往屋里走。茯苓却回过头去望着厚朴，厚朴像一只燕子一样，又一头扎进了微雨中。厚朴是从丹桂房村顶父亲的职，到镇邮电所上班的。厚朴的父亲身体不太好，母亲身体也不太好。只有厚朴和他的弟弟妹妹很健康。弟弟上了高中，妹妹在省城上大学。厚朴埋怨他们读书读得太好。因为读书，他们都需要钱，他们需要车技很好的厚朴，用送信换来的钱给他们提供保障。厚朴很累，但是他累得仍然是开心的。因为他本来在家里务农，但是有一天，他突然洗去了脚上的泥巴，到镇邮电所上班了。那时候他刚想追求大队书记的女儿春花，很快的，这个念头就被他自己杀死了。

甘草知道，那信是黄连写来的。黄连不断地给甘草写信，他是甘草的高中同学。黄连在南海舰队当兵，当兵的人都喜欢写信，所以那些沾着咸涩海风的信，一封一封地飞向甘草。杜仲知道甘草有这么一个同学，老是给她写信。杜仲不以为意，杜仲想，在军舰上生活，除了看看海鸟在空中飞，当然还得写写信。如果不写信，会闷坏掉的。于是甘草就一次次地读一封封的信。甘草偶尔也回信，但是回得不多，因为甘草不知道该在信里写些什么。她的字很细密，她喜欢趴在缝纫机的一角写信。喜欢有一些阳光，细碎地打下来，打在信纸上。她的字写得很小，像蚂蚁。

甘草读信的时候，慈菇来了。慈菇的手里托着一块布，她的额头上还有细密的汗珠。她笑了，露出一口白牙。她说，我要做一件两用衫穿穿，甘草，你给我做一件两用衫。甘草就收起了手中的信，等于收起了一个海军暧昧的思念。甘草看到慈菇的肩上，停着一只粉色的

蝴蝶。她伸出细长的手指，轻轻地把蝴蝶捏在手里，对着阳光细细地端详着。透过那薄薄的翅膀，甘草看到了一个粉红的世界。甘草笑了，两个手指头一松，蝴蝶就飞走了。慈菇说，甘草，你不像镇上的人，你像城里人。

那，谁像镇上的人？

我像。我放到村里也像镇上的人，放到城里也像镇上的人。

甘草淡淡地笑了。她替慈菇量身体。慈菇很健谈，她说甘草你的房子很老旧了，为什么不买一套新的？

老房子不好吗？老房子有老房子的好。甘草说。

在她们的对话声中，茯苓向楼上走去。那是一架老旧但结实的木梯，有些西洋的风味。茯苓的脚步很轻快，像是蜻蜓点过水面。她到了阁楼上，就在一块巨大的毯子上坐了下来。那是一块来自新疆的地毯，有两张桌面那么大，铺在壁炉的前面。这幢老房子是杜仲的叔叔留下的，叔叔是个画家，去了重庆，一座同样倾斜着的城市。叔叔的儿子，在那儿当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官员。叔叔临走的时候，一辆吉普车来接。他一手拎着一只皮箱，一手牵着他的老婆，向吉普车走去。他快上车的时候，回过头来对杜仲说，杜仲，这房子归你住了，你要照看好它。所以，在杜仲的记忆里，有一辆吉普车歪歪扭扭地向下行驶，离开了倾斜的小镇。叔叔和婶婶不见了，杜仲却多了一幢没有产权但是有使用权的房子。

当然，茯苓不知道这些。茯苓只是喜欢楼上的地毯和壁炉。茯苓无数次在地毯上流着口水睡着了。墙上的镜框里，满满一镜框的各色蝴蝶标本，像一幅画。画中的蝴蝶，和茯苓一样也睡着了。

这天晚上，杜仲和他的中药味一起回来。杜仲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半夜，他是搭着一辆经过枫桥镇的货车回来的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叫醒了甘草，让甘草给他做了一碗面。他比出去的时候黑了许多，但是一双眼睛，好像更有神了，在暗夜里忽闪着。甘草其实一直都在等着杜仲回来。杜仲给她从上海带来了真丝睡衣，他吃完面就让甘草换睡衣。甘草穿上了睡衣，杜仲仔细地端详着，像是在看他的一张地契。后来

杜仲走到甘草的身边，轻轻地咬住了她的耳垂。杜仲轻声地说，你不许累，你以后给我少干点儿活。养家挣钱，有我一个人足够了。

杜仲把甘草搬到了床上。他们在床上忙活着，很平缓，像是镇外一条河的流水情节，未见波澜。忙完了，杜仲仰着脸和甘草说话，杜仲让甘草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也一定要照顾好茯苓。然后他开始说一些关于他和中药的故事，他是靠中药活着的一个人，他把中药当成父母。杜仲说了很久，后来他听到了细微的呼噜声。这时候他才发现，甘草早就睡着了，睡得很熨帖。

贰

甘草给黄连寄去一只蝴蝶的标本。那是甘草挑选过的标本，她用彩纸把蝴蝶夹在其中，层层叠叠。然后，厚朴的自行车经过家门口的时候，甘草叫住了他。厚朴仍然一个急刹，两条长腿点地，扭过头来问，什么事？他的脸很年轻，他骑车的那种速度也很年轻，总之，他会带起一阵年轻的风。光线斜斜地打在他的脸上，他笑了，又问了一声，什么事。他看到一个穿旗袍的女人，站在门口的一堆稀薄如清晨的光线里，轻轻地扬了一下手中的信。

帮我寄一下信。甘草说。

厚朴很快折回来，从甘草手中接过了信。那信封上贴足了邮票。厚朴的自行车很快消失了，他像一阵风。

杜仲又要出差了，秋冬之交，他还要离开小镇，去赚回一笔钱来。在镇上人的目光中，杜仲是个言语不多的人，脸上永远堆着一成不变的笑容。有很多时候，大家都忽略了他的存在。在小镇上，杜仲有两个堂兄弟，三个表兄弟，但是他们如同隐匿在地下的蚯蚓，从不出现。他们唯一出现的一次，是来喝杜仲的喜酒。甘草早就忘了他们的长相，甘草面对那么多的陌生人，当她的新娘。她怎么可能记得起来那么多张脸，她只记住了那晚晃动着的酒杯，以及很多男人淫邪的目光。甘草不是笨人，那些看似极规矩的男人，骨头里面透出了淫邪，连看女人的目光都是躲闪着的。甘草很不喜欢。

杜仲走的时候，是一个天气寒冷的清晨。甘草送他到门口，只要一抬头，就能看到瓦片上的白霜。甘草就想，送杜仲，很有古诗的意境。甘草就像回到了古代一般，她古代的目光飘忽着，听到了杜仲絮絮叨叨的声音。杜仲让她别累着，明年，他们就该要一个孩子了。杜仲说要她少接别人的活，要她多吃点好吃的，用不着节约，他有的是钱。其实甘草没有听进去什么，甘草只觉得杜仲的嘴不停地在动，而且嘴角居然泛着白沫。她很讨厌这样的白沫。甘草想，如果是在古代，三里以外，必有长江，江边泊着杜仲准备要乘坐的船只。但是甘草还是把她古代的目光收了回来。甘草想，这儿没有船，这儿有一条铁路，一头连着杭州，一头连着南昌。铁路像一根藤一样，藤上的一个又一个的瓜，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站，比如兰溪，比如金华……

杜仲一出门，冬天就悄悄地出现在枫桥镇了。甘草渴望着阳光，照进她的老旧的屋子里。庭院里有一些普通的植物，很多时候这些植物，比如午饭花、凤仙花之类，很像是一户普通农户家的女儿。甘草生煤饼炉的时候，就时常想，这些煤烟，会不会熏得这些花喘不过气来？甘草很是关照着它们，甘草一定是把它们也当成了孤儿。甘草想，这些藤藤草草，一定也渴望着阳光吧。阳光是被厚朴带来的，他的自行车突然一个急刹，又在小楼门口停住了。他的额头泛着淡淡的汗珠，一群阳光叽叽喳喳叫着跟在他的身后向甘草奔了过来。甘草的心窝里就突然热了一下。

厚朴说，甘草，你的信又来了，南海舰队来的。你的信，真多。

厚朴总是会说一句，甘草，你的信真多。厚朴说完就走了，仍然像箭一样，把整个冬天给射穿。甘草拿着信，回到缝纫机前读信。信是黄连的战友写来的，地址是战友从黄连的一堆信中翻出来的。甘草读着信，轻轻地笑起来，笑着笑着，笑出一串眼泪。甘草的战友说，黄连出公差跟司机去粮库运粮的时候，头撞在了货车的后挂钩上，挂钩扎进了黄连的后脑，结果警察请来了消防武警，把一小块货车挡板切割下来，连同黄连的身体一起送进了医院。挂钩不能动，动几个毫米，黄连就会死。在取挂钩的时候，黄连还很清醒，他只知道头上突

然长出了一只像角一样的东西，后来，黄连轻声说不行了不行了。黄连最后说的是，甘草，我爱你。

战友把这一切说得很详细。甘草的心就痛起来，她拼命地捂着自己的心。其实甘草都已经忘了高中时代的黄连的模样，只知道他很腼腆，个子高高的，不爱说话。但是甘草在意黄连一次次给自己写信，甘草甚至无数次地想象着黄连穿着海魂衫走在沙滩上的样子。现在，黄连不见了，像水蒸气一样蒸发。从此以后，甘草不会再有信了。

楼上的壁炉生起了火。火光很温和地跳跃着。壁炉的炉膛前，是一扎用红绸扎起来的信。甘草读完一封信，就将信扔进壁炉。再读完一封信，再扔进壁炉。甘草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读信烧信。茯苓没有去打扰她，她站在二楼的走廊上望里看，看到有一些纸灰，从炉膛里飘出来，像一只又一只黑色的漫舞着的蝴蝶。信烧完的时候，已经是黄昏了。甘草在炉前的那张新疆地毯上躺下来，两条腿屈着，两只手平伸成“一”字，她在不停地唱歌。这个时候，楼下的空地上，站着托着一块布料的白果。白果仰起头，看到了茯苓和她的一头髻发。茯苓的头发有些卷，像水草。

白果说，茯苓，你妈呢。

你想干什么？茯苓问。

我想做一条九分裤，我想要你妈帮我做一条九分裤。白果说。

茯苓想了想说，我妈没空。

白果的脸色阴下来，她抬着头，脖子有些酸了。白果说，你妈说了没空吗？

茯苓想了想说，我妈没说没空，但是等于是她说了没空。

白果无奈地收回了目光，她看到楼下的门紧闭着。她实在搞不懂二楼走廊上的那个小丫头，怎么会说这样一些令人听不懂的话。但是她知道，甘草肯定不会在今天接她这个活了。甘草听到了白果和茯苓的对话，她突然觉得，茯苓的心智，和她的年龄不相符。

漫长的冬天，甘草不太愿意接活，她爱上了喝酒。她总是把脸喝成酡红的一片，她把脸贴近茯苓，和她说话的时候，茯苓能闻到一股

青草的气息。茯苓笑笑。茯苓喜欢站在阳台上，望着一条路向高处或低处延伸，她就站在这座倾斜小镇的中间部位，望着目光所及之处连绵的群山。那些山或绿或淡绿或深绿，颜色是不一样的。这些层次分明的颜色里，一定藏着很多的蝴蝶吧。茯苓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冬雨就来了。南方小镇往往是这样，如果是在冬雨天，反而比平常的日子多一些暖意。冬雨其实是被厚朴带来的，他的自行车在甘草家门前的屋檐下一个急刹，连绵的冬雨就接踵而至。厚朴捋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笑了。他抬起头的时候，看到甘草和茯苓像两棵树一样，站在屋里看着他。

进屋里来坐坐吧。甘草的声音从屋里阴暗的光线之中慢慢延伸出来，落在了雨阵跟前。

甘草很久都没有来自南海舰队的信了，那些信封上统一的敲着免去邮资的部队三角印章。厚朴支起了自行车，他走进屋内，看到八仙桌边上坐着的一对母女。八仙桌上，竟然放着一只跳跳棋的棋盘，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，原来她们在下跳跳棋。

厚朴说，甘草，你很久没有信了。

甘草说，没有信也好的，没有信我就可以下跳跳棋了。

厚朴说，没有信和下跳跳棋也有关系吗？

甘草说，男人不懂的，没有信就等于是下跳跳棋。

厚朴说，女人真奇怪。

甘草不再接口，而是对着茯苓说，茯苓，你去买一瓶酒回来，要花雕酒，记住了，要到镇东头的阿德超市去买，那儿的酒正宗。

茯苓打起一把淡黄的小伞走了，她很小的身影，很快就被冬雨给淹没。她是一个不太有声音的人，不太有声音的人，往往更令人心痛。

甘草望着厚朴，她的目光一直落在厚朴卷曲的头发上。甘草说，冬天来了。

厚朴没有说话，因为厚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甘草说，冬天是适合喝花雕的，如果放点儿姜，温一下，会很好。可以让人的身体热起来。

厚朴想了想说，我不喝酒的。

甘草说，我没让你喝酒，再说，有几个人是会喝酒的？

冬雨不停地下着。甘草起身，把门给关上了。厚朴看到甘草站在门口时的剪影，他的心里就激灵了一下。甘草的剪影，因为门的合上而转瞬之间成为一团黑夜。然后，一双手伸过来，牵着他上楼。厚朴上楼的时候，像一个孩子，他惊惶地望着四周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看到了楼上墙面上挂着的一只镜框，那里面全是一只只的蝴蝶。看到了壁炉，壁炉里还有残留的木炭的身躯。看到了一张新疆地毯，地毯上，突然飘落了一件衣服，又飘落了一条裤子，接着飘落了内衣。这是一个凌乱的冬天，在地毯上凌乱地堆了一些衣服。厚朴的嘴唇哆嗦着，他看到裸身的甘草走到了壁炉边，升起火来。甘草的动作很缓慢，厚朴望着她的影子，那是一枚熟透的柿子。厚朴这样想。现在，这枚柿子在火光的映照下，又走到了他的身边。她的手轻轻按在厚朴的头上，将他的脸按向了自己的胸脯。厚朴在自己的脸贴上胸脯以前，看到了那只在甘草锁骨以下乳房以上翩飞着的蝴蝶。

厚朴的手颤抖着伸出去，落在甘草的腰上，那是纤细的腰。厚朴的手温暖地一滑，落在了甘草的屁股上。屁股很圆润，厚朴很喜欢这样的厚实与弧度感。然后，他的嘴一下子噙住了甘草的乳头，哭了起来。他的哭声含混不清，像是一条狗被打折腿时的那种呜咽。然后，甘草倒在了厚厚的地毯上，她的手轻轻一拉，厚朴就扑倒在她的身上，将她和整个冬天，一下子盖住了。

甘草将自己彻底地打开，她甚至想要自己动手把自己撕碎，碎成一片片的羽毛，在连绵的山谷飘荡，或者说是游荡。这是一个淫荡、湿润、温暖的下午，厚朴后来终于发怒了，他像一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牛，四只蹄子在冬天的深处肆意践踏。茯苓买了花雕回来了，她怀里抱着酒瓶，另一只手撑着伞。其实斜雨已经将她小得可怜的身体打湿了半边。她看到了门口傍着的那辆孤独的自行车，还看到了不远的地方，一棵树下，站着白果。白果也撑着伞，她仰着头望着二楼。

茯苓没有去敲门，久久地望着白果。她慢慢地笑了，她到了换齿的年纪，所以她张开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，是锯齿状的牙齿。白果后来转身走了，其实她是叹了一口气的。尽管茯苓没有听到，但是她身边的那棵树听到了。那树也叹了口气，冬雨呼啸一声，再一次把那棵树给罩了起来。这时候，门开了，厚朴从屋里走出来。他的脚步很厚重，看上去仍然充满着生机。他跨上了自行车，不管雨仍然在下着，一头扎进了雨阵里。

茯苓想，厚朴骑自行车远去的样子，多像是一个人在骑着马远去呀。就在厚朴被冬雨吞没的时候，茯苓胸口抱着的花雕不小心掉在了地上。小酒坛子碎了，淡黄的液体，瞬间被雨水冲得更淡。茯苓伏下身去，望着碎了的陶片发呆，她总是觉得酒也是有生命的，酒像四处逃窜的兔子一样，转瞬不见了。茯苓只闻到酒的气息，它们钻进了鼻孔，让茯苓不由得打了一个很响亮的喷嚏。在她的喷嚏声中，雨声渐止，尽管天还没有放晴，但是雨停了。茯苓一抬头，看到了二楼走廊上，站着甘草。她是刚从地毯上起来的，穿好旗袍，她打开门走到走廊上，看到茯苓刚好抬起头来。

茯苓看到甘草的脸色一片酡红，像是喝了很多酒一样。茯苓笑了一下，甘草也笑了一下。

叁

杜仲像影子一样，在这座小镇进进出出。他脱下厚重的棉衣，换上了春装，然后，初夏也跟着来临了。初夏来临的时候，杜仲去了吉林，那是一个相对遥远的地方。

一般来说，初夏是一个让人浑身长满力气的季节。厚朴箭一样飞快的自行车，在大街上像是一种标志一样闪过。每个人都知道，这个年轻人叫厚朴。有一天，厚朴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坐了甘草。甘草打着一把遮阳的伞。他们看上去很般配，像一幅流动的画一般。

其实厚朴的自行车后边，坐过许多的女人和小孩，他们说，厚朴，带一段。厚朴就带上一段。慈菇坐过，白果也坐过的，当然，甘草也可以坐。厚朴的自行车后边，甚至坐过一个疯子，那个疯子张开双手

大笑着说，坐一段坐一段，厚朴就让他坐了。他坐在后面不停地晃荡着双腿，不停地唱着戏。厚朴让那个疯子，足足开心了一个下午。

厚朴把甘草带到了镇机械厂废弃的仓库，那儿有一张厚实的用来铡钢皮的大钢桌，钢桌上涂着厚实而光滑的红漆。甘草的手落下去，落在红色的漆面上，她一下子喜欢上了这张钢桌，钢桌传达的凉意，让她的心激灵了一下。后来，厚朴就把她抱上了钢桌，有时候，他站在钢桌边，和甘草缓慢地进行。有时候，他也爬上钢桌，想要把甘草给揉碎。甘草一直都在轻声地叫着，甘草说，哼哼哼，甘草说，噢噢噢，甘草脸上泛着笑意，她的双手紧紧地抓着厚朴卷曲的头发。厚朴像一个勤劳的耕作者，一言不发地耕作着。甘草侧过脸来，她的目光望着高高的窗户，那是一扇扇厚实的钢窗，有些窗玻璃已经破碎，只剩下不规则的齿状碎玻璃，坚硬地立在窗框中。窗外是大片的杂草，和杂树，它们的种子不知是从哪儿飞来，它们生活得很快活。一些蝴蝶，在杂草和杂树之间翩飞。

甘草喜欢上了这样的景致，她一次次地把自己无限度地打开。厚朴的冲撞，已经显得很娴熟。甘草喜欢这样的冲撞。她甚至喜欢上了，窗外飘进来的那些植物腐败的气息。她把这些气息当做清新的气息，所以在这样的气息里，她一次次地把头扎进厚朴的怀里，大笑着咬着厚朴。

厚朴喘着气说，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。

甘草也喘着气说，别傻，别傻，别傻了你。

厚朴喘着气说，这傻了吗？这怎么就傻了？

甘草也喘着气说，你是小伙子，你要娶姑娘。你说你傻不傻？

厚朴像是发怒了：不行，我就是要娶你，我就是要娶你。

甘草说，啊。啊……

在甘草的啊声中，傍晚来临了。他们终于起身，才发现各自的身子骨已经散开。他们需要把身子骨整合一下。甘草感觉到了无比的酸痛，她坐直身子后，厚朴把她抱了下来。这时候，甘草看到钢床上一个人形的汗渍，甘草就笑了。甘草指着汗渍说，这是我的灵魂。

他们是分开走的。厚朴仍然像一支箭一样，射到了小镇深处。甘草落在了废弃仓库的一堆黑夜中。她突然开始喜欢这样的暗夜，在她一步步走向小镇最热闹的地段时，在一盏路灯下，她碰到了杜仲。

杜仲是突然从外地回来的，他手里托着一块狐狸皮。那是一条白色的狐狸皮，是他送给甘草的围巾。杜仲说，你去哪儿了？

甘草说，我没去哪儿，我随便走走。

杜仲说，你随便就走了一下午，我等你一下午了。

甘草说，如果我不随便，就用不着走一下午了。

杜仲说，刚才我看到厚朴骑着自行车过去了，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你。他说，没看到。

甘草说，他怎么会看到我呢，谁也看不到我。

杜仲说，甘草，你的眼睛里怎么有那么多水的。

甘草说，是吗，你的眼睛里没水的话，眼珠子怎么转得动。

杜仲说，甘草，你的脸怎么那么红，像喝了酒一样。

甘草说，是吗，我最近经常吃枣子，气色很不错。

杜仲说，甘草，你的身上有很重的汗味，你怎么会出那么多汗的。

甘草说，是初夏了，随便走动一下，就会出汗。你不出汗吗？

杜仲说，可是你的汗，出得有点多了，我都闻到臭味了。

甘草说，那你就别闻这臭味了，你闻你的狐狸皮去。

杜仲说，这是我从东北给你带来的狐狸皮，你围上了，一定很漂亮。

他们很快就回到了家。茯苓坐在桌边等他们。茯苓的面前，有一桌子丰盛的菜，是杜仲向小发饭店的老板陈小发叫的菜。杜仲有的是钱，杜仲当然可以点很多的菜。

他们吃饭，然后洗澡，然后睡觉。甘草发现茯苓的手里多了一只布熊，那是杜仲送给她的。杜仲不太和茯苓说话，但是茯苓知道，杜仲对自己一直很温和。

这天半夜的时候，茯苓醒了过来。她听到了争吵的声音，于是她从床上坐直了身子，她看到杜仲在哭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抱着她的布

熊睡觉。她不知道杜仲曾经爬上甘草的身体，但是他的鼻子里老是有汗味。尽管甘草洗了澡，喷了香水，但是他仍然闻到了她身上的汗味。他发现自己不行了，他无法进入想要去的地方。而甘草显然也很疲惫，她四仰八叉地瘫着，任由杜仲折腾。杜仲最后确认自己无法进行的时候，终于哭出了声音。

杜仲说，甘草，你有没有男人？

甘草说，有的。

杜仲说，是谁？

甘草说，杜仲。

杜仲说，还有谁？

甘草说，没有了。

杜仲说，我闻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汗味，你说，是谁？

甘草说，你神经病。

于是，两个人争吵起来。争吵得有些激烈。茯苓呆呆地望着他们吵，她坐在蚊帐里，望着帐外朦胧的人影。杜仲的手一挥，一只水杯飞了出去，出其不意地落在了墙上的镜框上。镜框跌落了下来，玻璃碎了一地。那些镜框里的蝴蝶没有想到会突然散落在地上，这些标本，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，就和碎玻璃混在了一起。响声过后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甘草呆呆地望着那些蝴蝶，她赤着脚从床上下来，走到碎玻璃边，用手仔细地去捡拿那些蝴蝶。很快，她的手指被玻璃碎屑划破，脚底也冒出血来。这种颜色，令蚊帐里呆呆坐着的茯苓心一下子慌了起来。她想起了她的亲妈妈，亲妈妈也制造过这样的颜色。

杜仲终于下床，一把抱起了甘草。杜仲抱着甘草哭，他在替她用镊子夹出那些嵌在手上和脚上的玻璃碎屑，一边夹一边哭。然后，他找出纱布给甘草包扎。甘草什么话也没有说，甘草只是手里捧着那些蝴蝶的尸体，眼睛直直地瞪着蚊帐的顶部。

这个被打破的黑夜，很快安静下来。第二天茯苓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地上的镜框和玻璃屑已经没有了，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。杜仲在做早餐，他做的是面条。杜仲做了面条让茯苓吃，并且一直用温和的

目光看着她吃。茯苓突然想起她从来没有叫过杜仲一声爸，她很想叫一声，但是叫不出来。这时候，甘草起床了，她的手上和脚上都缠着纱布。茯苓就想，昨天夜里发生的，不是梦。

在茯苓的记忆里，她的童年有一段时间一直被中药的气息浸泡。那种气息不是来自杜仲的身上，而是来自一只小巧的瓦罐。杜仲是做药材生意的，他当然懂得给自己开药方和炖药。他用鹿血泡酒喝，还开了一些当归、黄芪等药，在小瓦罐里不停地炖着。中药的气味，在小楼里经久地飘荡。他一天天地喝着中药，结果有一天半夜，他出了很多鼻血。

甘草说，你就别补了，会补坏身子的。

杜仲说，我不补怎么行？我不补我还算是男人吗？

杜仲仍然不像个男人。甘草的那次奇怪的汗味，让他从此变得一蹶不振。他仍然喝中药，仍然流鼻血，仍然和甘草吵架。在无数个夜里，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，满头大汗。但是，仍然没有用，为此他不停地抽打自己的耳光。他跪在地上抽自己耳光的时候，甘草就在壁炉面前喝着酒。她不去理会杜仲，只是不停地喝着酒。她感到热，于是她搬来了一架老式的乘风牌电扇，对着自己不停地吹着。茯苓在自己的床上坐起来，她望着仍然还在抽打着自己的杜仲，和不停喝酒的甘草，她就感到很难过。她会在后半夜迷迷糊糊地睡去，醒来的时候，会发现躺在地毯上的甘草，酒瓶倒翻了，酒水流了一地。会看到杜仲蜷缩着身子躺着，像一件随意被人丢弃的东西。一切看上去，都显得那么凌乱。连生活也乱了，乱得没有章法。

第二天，甘草发烧了，她是被电扇给吹坏的。杜仲把甘草搬到床上，让她安稳地躺下，然后给她买来了药。他变得有些手足无措，看上去，甘草发烧令他很紧张。

没几天，甘草的病就好了。甘草病好以后，又带着茯苓去扯了一块布。她给茯苓做了一件蓝白相间的裙子，裙子的下摆上，绣着一只蝴蝶。那时候，慈菇仍然一次次地在甘草家门口不远的空地上，和小